



王汶石 著

亦云集

亦云集

王汶石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935318

亦 云 集

王 汶 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康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30,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 10094·392 定价: 0.70元

出版说明

王汶石是我国当代的著名作家。他的小说，以明丽的笔墨，浓郁的关中情调，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绚烂多采的农村生活。

本书所收二十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包括文学短论、座谈会发言、答编者问、创作通信、为青年作家写序以及日记摘抄等，多方面地阐发了自己的艺术见解和写作心得。王汶石在创作上是一位颇具自己独特风格特点的作家，他结合实践，对艺术创作进行着辛勤的探索，这是爱好文学写作的青年以及关心王汶石创作和当代中国小说情况的读者希望知道的。

1286/5.1

目 次

多多积蓄语汇·····	(1)
给胡采同志的信·····	(6)
《风雪之夜》后记·····	(10)
答《文学知识》编辑部问·····	(16)
漫谈构思·····	(29)
责任·····	(48)
思想境界及其它·····	(54)
探索者的新收获·····	(69)
我从事小说创作之前·····	(81)
在这个领域里·····	(91)
有这样两支歌·····	(97)
风格与文采·····	(100)
事与情·····	(101)
孩子们赠我红领巾·····	(103)
期待·····	(106)
文学作品中党的形象·····	(108)
《针眼里逃出的生命》序·····	(112)
我的自修·····	(116)

关于农村题材的几点想法.....	(127)
这儿也说的是有关“命运”的话题.....	(131)
亦云集.....	(134)
后记.....	(185)

多多积蓄语汇

语汇的重要

你是纺织工人，你就知道，要多多生产布匹，就必须有足够的棉花；要织出好布，就要有经过挑选的好棉花才行。

你是种庄稼的，你就晓得，做庄稼，先得要有地、有粪土、有种籽；要收成好，就要有好地，好粪土、挑选好种籽，当然还要有好雨水。

你是战士，你就明白，要打仗，就必须有枪炮、子弹、刺刀、炸药，至少也得有个硬棒的拳头；要百发百中，你就不能用生了锈的枪、塌火子弹、没尖没刀的刺刀，或者是潮湿的炸药。

你想写出好文章，或者你将来想作个文学家，你也得有本钱，这写文章的重要本钱之一，就是语言、文字。你如果说：不，我不要文字，我可以把我的思想画出来，那也可以表达思想感情。但那是图画而不是文章。没有语言文字就不会有文章。所以说：“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要写出好文章，就必须有经过挑选的形象的生动准确的好语言好字眼。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有志于文学写作的人，

平常积蓄语汇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本来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可是有些人却不留意；有些人把这条道理忘了；有些人则因为只注意了别的，比如：主题思想啰，生活体验啰，组织结构啰……等等，这些当然应该注意，但把语言加工看得很淡，这就错了。当然文艺指导部门，对这一点也有一定程度的忽略，比如常见的文艺批评，也很少谈到一篇作品中文字语言的优劣；或甚至对一篇不好的枯燥无味的作品，只认为是内容不充实，生活贫乏的过错，而不谈文字；现在一般编辑处理稿件也多是：“政治上无问题”、“还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因此就发表了，不大在文字艺术上苛求。当然在稿件奇缺的现今，只好这样；但是，初学写作的朋友们要注意，这样发表出来的文章，绝不是模范文选；如果读到别人的或自己写的这类文章发表了，你绝不要自满，不要误会，以为“写文章还不容易？只要多喊几个口号就行了！”一定要力求进步，把文章写得更感动人。因为你知道：慢慢写文章的人多了，大家的水平提高了，编辑在选稿时自然会一步一步严格起来的。

到哪里去找语汇呢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丰富的语汇是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在他们的口头上。你任何时候，随便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在劳动人民中间，随时都可以听到生动丰富的语言的。

比如你在走路，只顾自己走，不愿理睬人，连熟人你都不招呼，别人觉得你目中无人，你就会听到人说你：“那家伙眼睛长到额头上头去了，还看得见个人！”你走得很急，碰到别人身上了，别人会瞪起眼责问你：“人身上有路？”如果你很小气守

财，朋友们便会说你：“把个麻钱看得比碾盘大。”如果你自己有某种缺点你不说，却指责别人的缺点，那么别人会讥笑你：“老鸦不要笑猪黑”、“丈八灯台照远不照近”或说“你屁股底下尿还没揩干净呢”。

假若你是在搞土改，遇见一个没地的人，你叫他报地，他会说：“我穷得针尖挑不起地皮”、“田无一铢、地无一茎”、“没咱撒尿的地方”。调皮点的人会说：“咱有一股鼻涕，两片鞋底”。没粮吃，他说：“揭不开锅盖了”。没水吃，他说“瓮底早朝天了”。炕上没毡褥，他说：“我光身子溜席片子呢！”衣被褴褛，他说：他“穿的莲花绽，盖的南瓜蔓。”赤贫，他说：“我穷骨头打得炕板石响呢。”牲畜不强，他说：“有个蛇蚤大的驴驴子。”如果你遇到一个农民因自己本身有别的问题，斗争不积极，发动不起来，别人就会说：“他屁股底下压着屎呢，怎能起来？”

总之，你只要留意，处处都会得到生动的语汇，记也记不完，要紧的是必须留意。

记录语汇要选择

一个人一天要听许多话，如果你想把听到的都记下来，除非你预备几十架录音机；但即使这样录下来，用处也不多。因此，我们必须选择。选择那些明确、生动、简洁、形象的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比如我们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形象的语言）。为了节省篇幅说明方便起见，我举几种在运用群众语汇上的偏向和不正确的态度。

1、滥用歇后语：歇后语是语句的意旨在后半部分表现出

来的。如：“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戴花推碾子——浪了个圆。”“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哩。”……歇后语当然也有非常流行非常生动的和生活紧密联系的；但其中许多则是和生活无关的。如你在城市或乡间，有些爱扯闲的人，他们往往你一句我一句对歇后语，一直闲扯几个钟头都完不了。而有些作者被这种口头语言的滥调迷惑了，一本本的抄录它，用在自己的文章里。我看过一个剧本从头到尾都是歇后语的堆砌，人物的台词一连用几个歇后语；或甲说一个歇后语，乙又对一个，象对联似的。本来过去已有人指出过这一点，可是至今还有些人陷在歇后语的迷途上。

2、专找残缺的不正确的语言：革命带来了新事物，在群众的语言上自然也更丰富了。产生了新的语言，有了许多新词汇，应该特别注意收集。但有些同志却专找那些讹传的，不完整或不正确的语言，如：发生了事件，说成“出了个发生”。领导土地革命，说成：“领导土地来革命”，建立社会主义，说成：“从国家到社会”，捐献鸡鸭慰劳军队，说成：“欢迎咱解放军一些鸡”，有些作者还故意捏造一些残缺句子以充群众语汇，如自由恋爱，自由找对象，则写“自由对个象”，“批个评”，“讨个论”之类。

3、土话满篇：地方语言在人物描写上可以使作品增色，增强个性，加强地方色彩。但须选择哪些语言表现在文字上，一般人都能看懂，或至少可以揣摩理解语言，当然，最好是别人一看也觉得很生动的语言，这种语言，渐渐便会成为普遍流行的通行语，对丰富我国语言非常重要，应该大力发掘，而那些仅一地一隅且是意义不明确的话则应淘汰。现在尚有些人在文章里滥用土语，似乎越土越好，这是不正确的，它多少表现

了一些封建落后性。

总之，对民间口头语言，必须拣选，“存其精华，去其糟粕”；就象农民收庄稼，不要连野草一齐割回去；纺织工人不要把剥桃花（坏棉花）和腰花（好花）弄到一起；战士不要把塌了火的子弹推到枪膛去，写文章不要把乱七八糟的话都搬到纸上。这种不经加工的，语言上的自然主义，我们必须反对。

除过在群众中搜集生动语汇外还必须多读书，以学习语言运用的工巧，学习语言文字的艺术和吸收尚有生命力的古典文学语言来丰富自己的语汇储备。有些人认为只收集群众语汇就够了，可以不必读书，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我愿再一次向初学写作的同志说一句顶要紧顶要紧的话：还必须多读书！

1951年2月

（原载《西北文艺》）

给胡采同志的信

胡采同志：

一口气读完了你给闻捷诗选写的序。这序文本身就是一首激情的诗。

这一篇，比你给《保卫延安》写的序文初稿好得多。我象喜欢闻捷的诗一样，非常喜欢你这篇文章，它有见解，有激情。

如果讲到意见，确实提不出什么来，只有一点小零碎，这些零碎，是感到有几处地方，你的意见发挥未尽，需要引伸和补上几句话。是否需要，仅供参考：

一、原稿第十一页，最后讲到爱情的时代特色的地方，应否有这么几句：“这正是我们这个崭新伟大的时代生活，在人们的心灵里，普遍产生的美和爱的理想和观念。这是很自然的，就象吐鲁番的葡萄，在金色的秋天里成熟一样的自然。”

二、原稿第十七页开头，林娜的志愿一节，在她的志愿就是为人民服务一句后面，应否有这么几句：“……是献身和平、富裕、美好生活的热情；是迎接喧闹欢乐的新生活的诗情激荡的理想。……这理想又是多么朴实、高贵而动情。”

三、原稿第二十六页开头，讲到闻捷有关大西北的诗，是

否应添这么几句：“……在这里，你看到和感到的不是严寒恐怖的暴风雪，不是荒凉无涯的大沙漠，不是寂苦的蓬蒿，不是饥饿的鸱鸢；虽然，那风雪、那沙漠、那蓬蒿、那鸱鸢，是几千年来就存在着的；可是那恐怖、荒凉、寂苦和饥饿的景象，已经消失了，或正在消失着；在你的面前，出现了新的城市，高大的烟囱，宽阔的道路，美丽的绿洲，明澈的河渠，翻腾的麦浪，这一切，又都是巨大的，光彩的，喧闹的，仿佛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它象夏天来到大西北那样的突然和喧闹，又象石油从地层下喷发出来似的突然和壮观；这里的每一块小石，一粒砂，一颗草，一条河，都在一瞬间闪耀出新的光辉，有了新的生命，新的价值。对于闻捷诗的脉搏，正是要从这里去把握。这与其说是闻捷诗的特点，不如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与其说是诗人的感受，不如说是我们同时代人，同时代的全体建设者的共同感受。”

四、原稿二十一页，谈到闻捷诗里海洋的形象时，是否应该说，那种认为闻捷的海洋不够波涛汹涌的看法，只有它一方面的道理。我觉得诗人描写海的和平，文静，肃穆，并让人感到在这种平静的外表下，所包含的内在的滚滚浪涛，比之于描写它的外在的惊涛骇浪，则更加深沉；这是对于沸腾生活的更深刻更高的表现。因而，它所激起的是人们更加持久的战斗感情，而闻捷的海洋里，是有这股潜在的激流的。

上面这些小零碎，都是你的原意，我只是觉得需要稍加引伸，以求完满而已，说出来，供你推敲。

总之，我觉得，你这篇序文太好了，当然，文章里还有一些小斑点。这就是，某些地方，在就诗论诗的同时，发挥见解尚未尽致，在涉及诗的取材而就事论事时，把它和时代精神联

系起来发挥不够，换句话说，就是阐发诗的内在的含义和内在的美，还略嫌不够。从来，真正的艺术家，在创制一篇真正的艺术品时，都是把深厚的内容，留在画外，留在弦外，留在文字的背后的；那画外之意，弦外之音，文字之外的诗情，总之，我们称之为生活意义、生活的境界和无声无形的美的那种东西，比之已诉诸色彩、琴弦、文字上面的要巨大得多。这是因为画幅，乐章，书籍，和生活比起来，在空间和时间上是那么狭小和短暂，它不能不作极端严格的选择，再选择。艺术家或捧出一个巨浪，或描出一潭平静的泉水，但重要的是巨浪下面那些巨石，是泉水底里所包含的那千万条地下的河流；这些浪底巨石或地下河流，都是艺术家不能和不愿全部说破的。这才有了艺术欣赏，或者象人们所说的“留有余地”。这些余地，是怎么留下来的，有时连艺术家自己也不明了，或无预计，这就给文学评论家提出巨大的工作。艺术家走遍大地去探求生活，发现了浪或泉，评论家来到浪和泉边，深入进去，探索这海洋的深处，既阐明海底和地下的情景，又阐明艺术家是如何捕捉住这个浪和那个泉的。他们用不同的探索方式和途径，达到一个探索生活的共同目的，和供人欣赏的共同结果。所以，评论家决不是艺术家的解说者，同一革命营垒的评论家和艺术家是从两翼向一个目标前进的战斗的兄弟部队，就象当年名震华北的“亚五”、“亚六”团。而评论家在对艺术家的作品，进行“评雪辨踪”的艺术欣赏和艺术检验的过程中，以生活的美、思想的美和艺术的美为标准，或褒或贬，给艺术家以指导，从而，又成为读者和艺术家的老师。你的序文，正是这样作的，但我觉得你还有些拘谨，放得不够开，因而作得不够彻底，或者是，意图还不够明确。

我这些罗嗦话，也是“借题发挥”。

最后，书名《生活的赞歌》，很有概括性。是不是叫做“人民中国赞歌”更确切些。这一点，老杜不赞成。他说我的主意要不得。所以，还是叫《生活的赞歌》吧。

不妥之处，请你指正！

祝

撰安！

王 汶 石

1959年5月12日晨

胡采同志给闻捷的诗选写了一篇序，把原稿送给几个同志征求意见。我读了原稿未加深思，只凭着最初印象，立即给胡采同志写了这封信，为的是能表达最直接的感觉。当然，没想到发表。延河编辑部立意要提倡学术研究空气，不拘形式的漫天杂谈也在提倡之列，丕祥同志要拿这次交换意见做开头，要发表这封信。这封内容很少的信与学术研究自然挂不上钩，只能勉强收入不拘形式的漫谈。我同意了丕祥同志的意见，只把不通的句子通了通拿去发表，也只是为了延河的提倡有个开头。从来，开头的东西，都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我们通常把这种东西叫做“萌芽”。这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谁又能逃出事物发展的常规呢。我之所以敢这样大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想来，读者同志们一定能够原谅它的肤浅。

汶石附记

5月18日

《风雪之夜》后记

一、学习中的一点感想

从前，有那样一些新小说，也写乡下人。那些乡下人，多半笨手笨脚、呆头呆脑，仿佛不开化、没脑子、没感情似的，只有一身牛力气。他们跟现实生活中的农民，一点也不象。

农民中自然也有头脑简单的人；可是更主要的是：农民（其他劳动者也一样）具有勤劳、朴实、勇敢、聪敏、机智、幽默、诙谐等等优秀品质，以及种种淳朴而细致的感情。

他们的目光，并不总是“迟钝的”、“直呆呆的”，他们的眼睛也善于传神，善于说话，善于表达一切心灵活动。

他们的笑貌，并不总是“愁咧咧的”，他们也善于以各式各样、寓意无穷的笑容，表露种种不同的情绪，和种种不同的心思。

他们的谈吐，并不总是粗鲁的、简单的；他们的语言，也极富于巧妙的暗示性、生动的形象性和深刻的哲理性，而且机智、幽默、有风趣。

他们的头脑，并不总是象一根弹簧：压一下，跳一下；它们也同样会感觉、会反映、会推理、会判断，对一切客观事物，都能作辩证的思维。……

在另外一种书里，农民已经不同了。作者们以极大的同情心，描写农民的朴实、忠厚、善良，但也只是朴实、忠厚、善良而已；农民的智慧、才干、坚毅精神和创造性等等，往往被忽略。工农劳动者的形象，往往过于简单化。

文学事业在接受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以后，工农劳动者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才得到较深刻和较真实的描写；劳动者的精神领域，才成为革命文学新开拓的富饶的疆土，劳动者思想感情的光芒，日益灿烂地照亮了当代文学。

其中，形象塑造比较丰满的，我以为还是穿上军服的劳动者（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这些作品里，作者所注意的，不是战争的进程和解决，而是处在种种战斗遭遇中的人的丰富多彩的思想感情活动，和被它激发起来的一连串富有思想内容与个性特征的动作。这样做，便能从内到外地把人物形象描写得完满而丰富。

以生产建设为题材的作品，一般说来，形象要差一些。这是由于我们在写作中，往往过份把注意力胶着在事件的进程和解决上，无意间把人放在生活的从属地位。书中人陷在一连串的事件里，甚至，只变成事件的一部分，象山水画中的人物似的，只是山水风景的一部分，这对山水画或散文特写来说，固无可不可；对小说和戏剧来说，却不行。因为这样一来，往往把应当放在后台的事情搬到前台，把应当放在前台的事情错放到后台；把应该着意留连的部分匆匆带过，把应该一笔带过的部分，反而着意留连铺叙开来；把背景当作正文来描写，把人物只作了串连事件或缝合事件的线绳。人物忙于应付事件，没机会跟读者表露心迹，连对于事件的情绪反映也无暇表露（甚至于无暇产生）。事件支配了人，窒息了人的思想感情，遮蔽了